

“瘦身”不易 “转身”更难

——解读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布的未来10年转型规划

■唐凌海镜



近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布未来10年的转型规划。这意味着,随着美军整体推进“大国竞争”战略,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急先锋——海军陆战队也将迎来新变革。

大幅裁员——以“更轻、更快”回归两栖战“主业”

根据这份方案,美海军陆战队未来10年将兵力构成做出重大调整:地面力量方面,步兵营从24个降至21个,榴弹炮营从21个降至5个,两栖载具连从6个降至4个;撤编全部3个坦克营,以及负责重武器运输的所有筑桥连。空中力量方面,建议将17个中型旋翼机中队和8个重型直升机中队各削减3个;撤销2个轻型攻击直升机中队以及2个后勤团。18个F-35B/C战斗机中队维持不变,但每个中队的战机数量从16架减至10架。

“瘦身”不易,陆战队的裁员幅度引发较大震动:共裁减1.2万人,占目前18.2万员额的6.6%。航空中队的缩减比例,与需要其支援的地面作战营基本一致。火炮“缩水”大半,坦克则在陆战队中消失;特别是,惨遭撤编的3个坦克营均为历史悠久的部队,都成立于二战中,从太平洋、波斯湾,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历次战争可谓“无役不与”。

该计划高度贯彻2019年夏就任陆战队司令的戴维·伯格所敲定的改革方

针。伯格亲历并深刻反思了伊拉克费卢杰残酷的巷战,他认为陆战队近年来深陷打击中东恐怖分子的“治安战泥潭”,以过时的“二战和冷战思维”依赖重型装备打传统大规模地面战,导致自我定位模糊、与陆军职能过分重叠,转型屡屡误入歧途;要顺应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确立的“大国竞争”目标,陆战队就应打造利于全球快速立体投送的轻装部队,节省宝贵运力,“由陆向海”地回归“两栖作战”这一“本职业”,全力配合海军实施海上联合作战。

导向鲜明——以“调结构、换装备、变战法”应对新作战环境

伯格认为,精简后的两栖型海军陆战队,未来最可能在西南太平洋岛礁地带与“高端对手”发生高强度冲突。陆战队将专注于岛礁夺控、两栖投送和区域拒止等任务,从组织结构、武器系统到作战方式进行广泛调整,提升全方位威慑力量。

陆战队将保持3支可全球部署、彼此迅速支援的远征军,其中总部在日本冲绳绳特尼营地的第3远征军将被优先改造和重点加强,并下辖3个可在“有争议海域”开展行动的“濒海团”。鉴于潜在对手能投射远程超高密度精确火力,大型目标易遭毁伤,陆战队撤销众多旧作战单位后,各步兵团和营将“因变小而瘦身”,从“三三制”缩编到可依托遍布于

各岛礁的小型“远征前进基地”进行投送的规模,能在短短48至72小时内完成部署、介入、攻击和转移,使对手难以搜索和实施报复性还击。

与变更部队架构相适应,陆战队一边大量退役封存“大、重、贵”的有人装备,一边准备采办更多机动性强、小巧隐蔽、新兴技术含量高的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可发射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海马斯”远程火箭炮营将从1个增至3个;将大量列装轻型越野车,搭载NSM新型反舰导弹;加强无人侦察和打击系统,无人机中队数量将从3个翻倍至6个。既能进行空中加油,也可充当运输机或炮艇机的KC-130J,也将增编1个中队。

伯格认为,陆战队编制体制的完善和装备技术的进步,将有效降低后勤保障压力和提升战场全方位感知能力,进而为作战模式革新奠定基础。陆战队将一改“伊拉克和阿富汗街头巡逻队”的旧面貌,转而在各“远征前进基地”之间调整为零分散行动,通过高速数据链实现信息共享及“信火一体打击”,有效弥补海军“分布式杀伤”链条中的“陆基机动导弹”打击力这一环节,成为“美海军远征和制海力量的辅助和延伸”。

落实不易——试图“脱胎换骨”的构想将面临多重掣肘

这张转型蓝图虽然将继续接受评估

并作出修订,但它已明确设计了美海军陆战队未来10年的变革趋势和路径,将深远影响陆战队主要作战职能和建设重点乃至印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值得密切关注。但是,美海军陆战队能否如愿实现“数十年来最彻底的转型”,还有诸多变数。

首先,地面作战能力明显削弱,制约着陆战队的战略角色发挥。不少美国军政分析人士警告称,过度关注大国竞争导致陆战队“矫枉过正”——无论是用于垂直投送和对地近距离支援的航空兵,还是确保攻坚能力的坦克和火炮,若按该计划削减,会让陆战队难以独立灵活处理中东等热点地区的陆地冲突,而在这些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伊拉克战争曾使陆战队转型设想夭折,这次转型也存在因重大突发事件而中断的巨大风险。

其次,经费和装备更新有隐忧。尽管陆战队力求与海军更紧密地融合转型步伐,更充分地整合双方的开支和行动,但与海军“同锅吃饭”的陆战队,其预算分配长期因规格矮半截、归海军部管理而备受海军挤压。在美各军种争抢预算加剧的背景下,陆战队能否如愿恐不容乐观。加之陆战队自身的独立装备选择权有限(地面、空武器分别受陆、海军指导),难以摆脱主战装备使用陆、海军“淘汰货”的窘境。

上图:美海军陆战队队员。资料图片

军眼观察

美缘何对「铁穹」系统说「不」

■伏小涛

果用它们来拦截火箭弹和炮弹,如同用大炮打蚊子,得不偿失。近程防空系统是美陆军防空体系的短板,而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是一款性能优良、久经实战考验的近程防空装备,已成功实施过上千次拦截。因此,美国会在2019财年预算中把“铁穹”系统列入采购计划。

但是,这一计划没有充分考虑美以两军之间的差异,致使“铁穹”系统在美国很快遇冷。以军“铁穹”系统之前成功拦截的多是反以武装的火箭弹和炮弹。美陆军在测试过程中,发现“铁穹”系统在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方面,表现不尽如人意。反以武装没有先进的电磁对抗手段,以军的“铁穹”系统是在基本没有电磁干扰的情况下,在以色列固定地区的防空中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而美军准备的是全球性机动作战,未来的可能对手具有较强的电磁对抗能力,在复杂多变的作战环境下,“铁穹”系统能否有效承担防空任务值得怀疑。美国媒体对此评论称,在固定地点部署“铁穹”系统,保护以色列陆上区域不受哈马斯或真主党发射的非制导火箭弹袭击是一回事,与美国陆军一起部署至世界各地则是另一回事。

对于放弃“铁穹”,除上述美以两军之间实际情况的不同外,美陆军给出的直接原因是以色列不愿提供该系统的源代码。看来就算美国前期投了不少钱,以色列对这个盟国也是有所保留。这给美陆军装备“铁穹”系统、发挥其战斗力,带来诸多问题。一是无法有效进行系统集成,把“铁穹”系统纳入美军作战体系,难以形成整体作战合力。二是无法利用美军现有的技术和装备,对“铁穹”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优化,破解因军情不同带来的差异,使其更加符合美军的作战需求。三是无法透彻了解的外来装备,还可能留下系统安全和网络安全漏洞。这些问题是美军无法接受的,正如美陆军未来司令官司令杰里指出:“基于一些协同作战能力挑战、网络安全挑战和其他挑战,我们无法将‘铁穹’融入自己的防空系统。”

事实上,“铁穹”系统并非美陆军的主动选择,而是美国会强迫其接受的。现在“铁穹”系统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正好给了美陆军反驳和拒绝的机会。美陆军重新给出解决方案,即过渡性的“机动近程防空系统”,加上“间接火力防护能力”计划。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和莱昂纳多公司中标的过渡性“机动近程防空系统”,基本上是对“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毒刺”近程防空导弹和“长弓海狼”导弹等现有技术装备的集成与改进,可节省时间和成本。美陆军正在研制的“间接火力防护能力”系统,具备反导导弹和高能激光武器等装备,可对火箭、火炮和迫击炮以及巡航导弹进行防御,预期于2023年服役,这才是美军真正中意的防空系统。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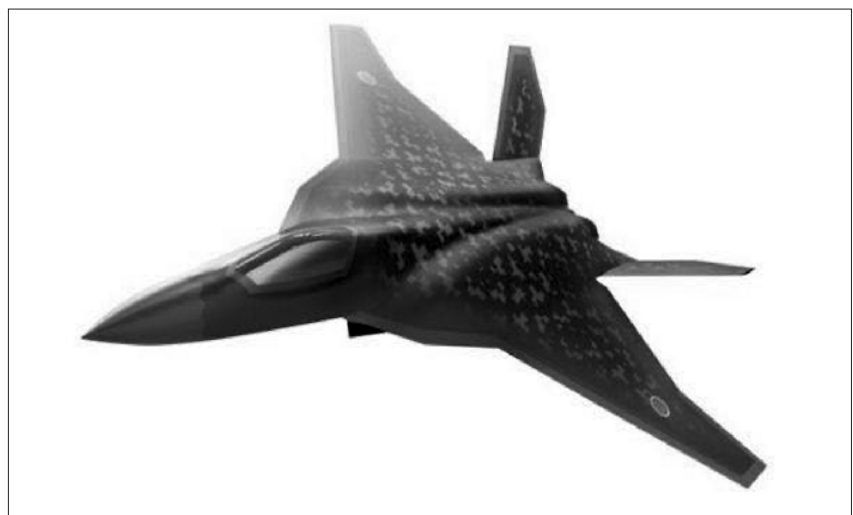
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陆军已宣布停止采购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美国去年8月决定购买两套该系统进行测试,并计划后续购买更多。然而,在以军表现亮眼的“铁穹”,到了美军那儿却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并被美从采购清单中剔除。美突然变脸对“铁穹”说“不”,背后有重要考量。

美起初的拟用“铁穹”补上当前防空体系的短板。美陆军现有的“爱国者-3”“萨德”等防空导弹系统,主要用来拦截弹道导弹,一枚“爱国者-3”拦截弹要花费数百亿美元,“萨德”的拦截弹更贵,如

日本防卫省希望以第5代战斗机的研发为突破口,推动日本形成一个相关的产业群,但面临重重困难——

日本恐难圆战机国产梦

■陈鸿斌



化,如果不能参与独立研发第5代战斗机,几年后这支队伍将不复存在。

从技术角度来看,实际上所有核心技术仍以美国为主,根本谈不上日本主导。考虑到与美军共享信息不可或缺,日本新一代战斗机很难实现纯国产,必须引进外国技术。例如,在三菱重工的爱知县小牧工厂内,该军工企业在参与组装F-35战斗机。但在组装过程中,美国洛马公司的员工始终在场监视,任何改进程序均由美方人员来完成。而且该机型的电子系统与日本

并不兼容,也无法搭载日本生产的导弹。也就是说,虽然F-35在日本组装,但实际上日本是没有任何主导权的。

因此,从可行性而言,最后不是从美国直接引进就是与美国联合研发。但由于更长远的国家利益考量,日本历任防卫大臣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坚持以下条件:具有确保制空权的足够能力;新战斗机必须在技术上与5代机处于同一层面;维修方便;国内企业参与研发;成本低廉。其中,防卫省尤为看重的是维修方便。按照这一思路,如果由日本

来主导F-3战斗机的研发,则维修方便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由此也可确保新机型具备5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准。

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时间长达15年,F-3预计将于2035年服役。目前,日本政府基本上倾向于由本国主导研发,并自2020年开始拨款研发费用,估计整个研发开支将高达1.5万亿日元。其指导思想是让该战机具备强劲的作战能力,可搭载远程巡航导弹,并具备很强的反潜能力,预定生产90架。之所以坚持本国主导研发,是因为如果联合研发的话,日本无权“随意改动”,因此至少在机身和飞机的系统集成等关键领域必须确保国产。

但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对日本的压力是不难想象的。日防卫省以及相关防卫企业能否实现国产战斗机这一夙愿仍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如果“吊在美国这一棵树上”的话,今后在防卫问题上就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只能对美国言听计从,完全被美国牵着走,这根本不符合日本提升威慑力的初衷。

左上图:日本2019年底发布的下一代战机概念图。

资料图片

“史密斯罢免史密斯”

——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间的一段龃龉往事

■海镜

战史钩沉

1944年,太平洋战事正酣,美军参谋会主席马歇尔案头却出现了两份互相指责的报告。事情的起因,是一位陆军师长拉尔·史密斯,被姓氏同为“史密斯”的海军陆战队上级罢了官。

1943年8月,美海军陆战队组建两栖第5军,担纲在大西洋战场争夺岛礁作战的主力军;军长是陆战队名将、后被誉为“美国两栖作战之父”的霍兰德·史密斯。随后,有两个作战单位编入该军:陆战第2师,师长朱利安·史密斯;陆军第27师,师长拉尔·史密斯。

1943年11月,三位“史密斯将军”挥军首战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并自2020年开始拨款研发费用,估计整个研发开支将高达1.5万亿日元。其指导思想是让该战机具备强劲的作战能力,可搭载远程巡航导弹,并具备很强的反潜能力,预定生产90架。之所以坚持本国主导研发,是因为如果联合研发的话,日本无权“随意改动”,因此至少在机身和飞机的系统集成等关键领域必须确保国产。

1944年6月,两栖第5军登陆塞班岛,“史密斯们”之间的风暴也在战火中

酝酿。23日攻击正式开始,霍兰德令麾下3个师齐头并进:陆战2师在左,陆战4师在右,陆军27师居中。战至傍晚,两个陆战队均推进至该岛制高点塔波波峰附近,27师却不见踪影。原来,拉尔师长担心夜间行军迷路,未率部及时前出,致使进展迟缓。受27师拖累,美军战线拉成了U形,两个陆战队因侧翼有危险而终止进攻。拉尔当即便被怒不可遏的霍兰德临阵撤职并遣送回珍珠港,成为二战中美国第一个被陆战队撤职的陆军将领。

媒体很快就此事吵得沸反盈天:有的谴责拉尔“领兵无方”,有的指斥霍兰德“进攻鲁莽”。时任陆军驻珍珠港最高长官理查森则火上浇油,不仅立即组建调查团,还直跑到塞班岛给参战陆军军官授衔,并当众嘲笑陆战队将领“在指挥方面没有资格与陆军将军相提并论”。嘴仗之后是笔仗,笔墨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经马歇尔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出手调停,此事才告一段落:拉尔调往欧洲战场,算是陆军默认对他的解职命令;霍兰德虽升任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却从此再未赴一线指挥部。

美军这次史密斯“同姓相煎”,固然带有争功斗气的现实矛盾,也反映了鲜明的军种文化差异:海军陆战队提倡“抢滩突进”,陆军却惯于“稳扎稳打”。这为世界各军种联合作战及协调军兵种关系提供了镜鉴。